

# 評介 《紅樓夢植物圖鑑》

臺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 劉廣定



紅樓夢植物圖鑑  
潘富俊著·攝影  
貓頭鷹 / 9309 / 480元  
ISBN 986741506X / 精裝

家喻戶曉的我國古典小說《紅樓夢》不但故事脫俗、筆意新穎，而且內容包羅萬象，非其他小說之所能及。為幫助讀者了解《紅樓夢》，1980年代後期起大陸上有多種「辭典」問世。如楊為珍與郭榮光主編的《紅樓夢辭典》（山東文藝出版社，1987年），周汝昌主編的《紅樓夢辭典》（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馮其庸與李希凡主編的《紅樓夢大辭典》（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年）等屬於綜合性。又如《紅樓夢鑑賞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和《紅樓夢人物辭典》（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則屬於專題性。另有多種專書，例如秦一民所著之《紅樓夢飲食譜》（大地出版社（臺北），1990年）及段振離所著之《醫說紅樓》（新世界出版社（北京），2004年）等，幾皆大陸學者所著。去（2004）年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還分別以簡體和正體字，先後出版了《紅樓服飾》、《紅樓美食》、《紅樓收藏》、《紅樓

園林》與《紅樓情榜》五種由大陸作者所寫的「大雅《紅樓夢》文化系列」（大陸名），或「《紅樓夢》文化系列」（臺灣名）。臺灣學者之作雖甚少，然下文中介紹的這本《紅樓夢植物圖鑑》，其水準則在筆者經眼的大陸作品之上。

《紅樓夢植物圖鑑》是林業試驗所研究員，潘富俊博士繼《詩經植物圖鑑》、《楚辭植物圖鑑》、《唐詩植物圖鑑》與《成語植物圖鑑》後又一精心力作。全書288頁，除序言、目次、三篇作者之創見論述和本書使用說明外，自20至281頁是圖鑑正文。再次以出現於《紅樓夢》中之植物統計為「附錄」，最後為「索引」。內容充實，校對仔細，筆者發現的錯字僅《古今注》之「注」誤為「三生」（33頁）一處。且印刷清晰、色彩逼真，乃一上好的參考用書。

本書據「程甲本」將正文分一百二十回，先簡介各回大要。除十七、五十一及六十二回介紹植物種類多，篇幅較大外，其餘每回一到四頁不等，每頁各有配合內文之彩色攝影圖一至二幅。其中26回各只有一頁，並未特別介紹任何植物。另九十四回總共敘述了242種植物，從形態、學名、生態、用途，到中國民俗與文學中的意義，每種附一照片，構成一冊相當完整的「小百科」，甚富益智性。喜愛《紅樓夢》小說的讀者，皆宜一讀。更須指出的是，本書中的多種植物



也見於上述作者所著之他冊「圖鑑」，但照片不同，說明重點也不一樣，可見作者認真不苟之著述態度。而讀者若能同時參考他種「圖鑑」，收穫必多，希能有一綜合索引以便查閱。

然此書的編輯原則有兩點令人難解之處：

(一) 各回介紹植物種類多寡不一，且出入頗大，給讀者一種內容失衡的感覺。例如十七回所述植物竟達41種，其中的「黃藤」也出現於三十三回，但三十三回並未介紹任何植物，何不將「黃藤」移入其中？又如五十四回中有「梅」，也有「梅」的照片，卻未特別敘述某種植物。五十回介紹連「梅」在內共五種植物，而兩回用的似是同一張照片，何不將其中之「梅」移到五十四回？類似之例尚多，茲不贅述。

(二) 於某回介紹某種植物時，似未考慮與「回目」是否契合，所用的標題也不盡相同，查閱時頗為不便。例如三十七回之回目為「秋爽齋偶結海棠社」，但該回介紹的植物是「艾」和「薜荔」，至五十九回「柳葉渚邊噴鶯叱燕」才述及「海棠」。又如「柳」不在五十九回或回目為「史湘雲偶填柳絮詞」之七十回介紹，早於第一回即有「垂柳」。且索引中也只有「垂柳」而無「柳」，於熟悉回目故事之讀者而言，不易獲得想查知的資料。

在內容方面，此「圖鑑」之「圖」或「說明」均有一些可商榷處。就植物而言，如：

(一) 十九回的「香芋」，作者認為是「黃獨」(79頁)，但依《本草綱目》黃獨又名「土芋」，非「香芋」。其他之例，如五十

八回以「艾」為「五月艾」，亦未說明所據。

(二) 123頁之「櫻桃」，其圖似是「山櫻」而非一般的「櫻桃」。

(三) 140頁釋「楓樹」時說「楓樹就是楓香」並列學名為 *Liquidamber formosana Hance*。但據李學勇教授的考證，「楓香」與「楓」實不同。楓有多種，皆為 *Acer* 屬，其特點是翅果，英文稱 *maple*。中國各地普遍都有。「楓香」則是 *Liquidamber* 屬，特點是球果，南方之閩、粵、臺灣才有。

(四) 五十八回由「藕官」之名介紹「荷花」，但「藕」是蓮之「塊莖」而非「花」，故選題似欠妥。

(五) 六十四回述及吃「檳榔」，但未分北方和南方之不同，因北方一般不加石灰而只嚼檳榔乾。未說明則讀者可能誤以為紅樓夢小說中的人物也像當前臺灣嚼新鮮檳榔者一般，滿口紅汁。

(六) 六十九回介紹「棉花」時作者稱是「陸地棉」但又說「一直到1865年才開始從美國引進陸地棉」，則紅樓夢小說中的「棉」決非「陸地棉」，故介紹此植物並不恰當。

在討論方面，也有一些欠當之處。約可分三點說明：

(一) 因信從《紅樓夢大辭典》而致誤者，如以「長生果」即「萬壽果」為「木瓜」別名之說，但該辭典是斷章取義。按其所據葉夢珠的《閩世篇》卷七云：「萬壽果，一名長生菓，向出徽州，近年移種於本地，草本蔓生，而菓結如豆，每菓數顆，成實之後，採菓去殼，用沙微炒，以色淡黃為度，則味鬆而香，可充饅實，且以其名甚美，故賓筵往往用之，亦此地果中，昔無而今有

者。」並無「木瓜」或「番木瓜」之說。度該文之意，明指「花生」，而實際上「長生果」也是花生的別名，故年節喜宴等常用。《紅樓夢》小說中所謂「聞說到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長生果」，是小說家之言，實無此事。因「長生果」並非「番木瓜」，故本書中「番木瓜」條（32頁）不應列入，但可在介紹「木瓜」時說明。

（二）由於不熟悉複雜的版本問題而解釋有誤。如十五回有「靈苓香」條（55頁）。其前頁之說明是「靈苓香念珠有些版本作『鵲鵲香念珠』但更多早期的手抄本作『蕓苓香』（甲戌本，庚辰本，己卯本）。按『鵲鵲』為水鳥，軀體無法取香，仍以『蕓苓香』或『靈苓（陵）香』為是。」實則此香名在三抄本中皆作「蕓苓香」，除「甲辰本」外的其他抄本亦同，並無『鵲鵲香』之說。或因「蕓」字罕見，北京紅樓夢研究所校定時以「用典」的理由（見《紅樓夢大辭典》25頁）改為「鵲鵲香」，實不合理。本書作者採用「甲辰本」、「程甲本」和「程乙本」中之「蕓苓香」，原是無誤，多加解說，反有蛇足之憾。

（三）誤解小說內文。如十四回的「蘆席」條中提及「七十七回晴雯被攆回鄉下，睡的是一領蘆席，表示家境窮困」（53頁）實際晴雯並未「被攆回鄉下」只是住在她表哥的下人房中，蘆席是下人用的席子。又如依末回「蘭桂齊芳」之說，以賈寶玉的遺腹子名「賈桂」（280頁）。然按賈府排行，寶玉之子為「草頭」輩，不應名「桂」。

再者，本書除了從植物學的觀點介紹植

物，對某些植物還說到許多延伸的意義，使讀者能更深一層了解古代中人藉植物來表達某件事物或某種情感的方式。然其中也有可商榷處。如第二回（21頁）介紹「水芹」時，也提到賈寶玉十七回陪同賈政遊園時所做的詩句「好雲香護採芹人」並說「採芹在此比喻讀書做官」。但明清時代，生員入學讀書稱「入泮」，「泮」非如作者所言的「貴族學校」。一般稍有積財之家在子弟初入學（入泮）時常設宴請酒，客人送禮謂之「芹敬」。故賈寶玉的用意是希望「貴妃」（好雲）能庇護正在家塾讀書的他自己（採芹人）。

以上所摘各點只屬白璧微瑕，若再版時能參考修訂，就更完美了。

至於以書中各回所述植物之多寡、「茶」出現回數及種類的比較，來討論《紅樓夢》之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是否為同一人所撰，未聞前人論及，應是作者之創見。唯其中多項「植物」實係傢具材質名，器物名、香藥名及食品名，不宜籠統統計。如能分別考慮，再下結論，或更具說服力。雖「附錄」中統計「方劑」之出現分佈，也得「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作者不同的結論」。但如除去小說作者杜撰者及小說之主角信口所云者，前後差距即縮小，而就診病處方之正確性而言，前後似為一致。

由這本潘富俊博士的大作而知，《紅樓夢》小說可從不同角度來欣賞，也還有許多值得研究和了解的課題，等待有心人的投入。盼望其他如《紅樓夢植物圖鑑》般的高水準作品，能早日繼續問世。✎